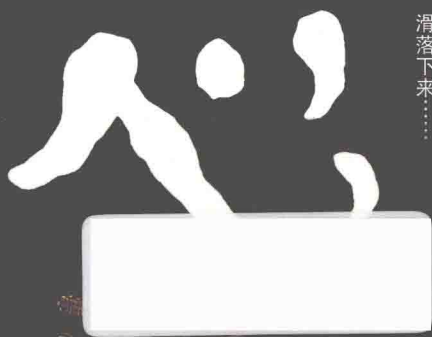


墨水



TINTENBERG
突然间，他们全都出现了，
故事里的人物一个个从书页里
滑落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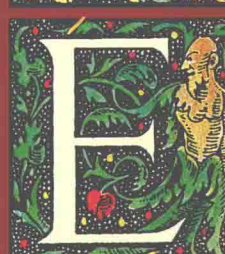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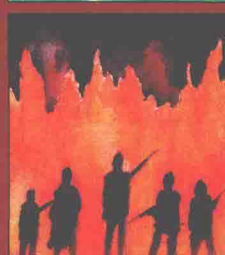


【墨水世界三部曲之一】

[德] 柯奈莉亚·芳珂 著

刘兴华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墨水世界三部曲之一】

墨水心

TINTENHERZ

[德] 柯奈莉亚·芳珂 著

刘兴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水心/(德)芳珂著;刘兴华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21-5386-2

I. ①墨… II. ①芳… ②刘…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6480 号

Tintenherz

© Cecilie Dressler Verlag GmbH & Co. KG, Hamburg 2003
Arranged with LatschLit,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 2014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364

责任编辑:望 越
特约策划:邱小群
封面设计:高静芳

墨水心

[德]柯奈莉亚·芳珂 著
刘兴华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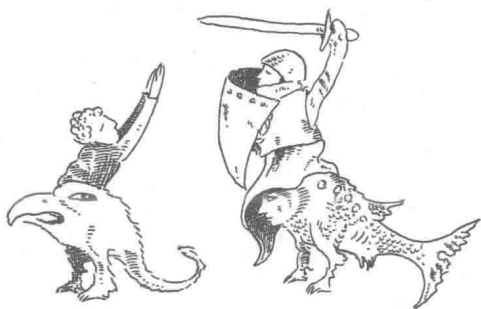
总发书店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 字数 344,000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386-2/I·4284 定价:39.90元

献给安娜，她甚至把《魔戒》搁在一边，
开始读这本书。（有女如此，又有何求？）
也献给爱丽诺，她把名字借了给我，
而我却没用在一位精灵女王身上。





来，来。
有个字来了，来了，
自夜里而来，
想要发亮，想要发亮。

灰烬。
灰烬，灰烬。
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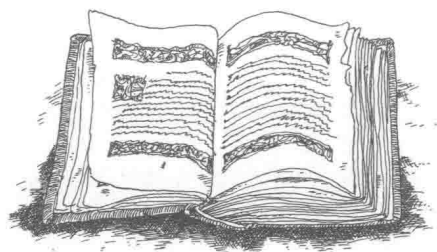
~ 保罗·策兰《紧接部》~



目 录

夜里的陌生人	1	山羊的村子	76
秘密	9	任务完成	86
前往南方	15	幸和不幸	91
全是书的屋子	21	从前	95
只是一幅画	31	被出卖的叛徒	106
火焰与星星	41	魔法舌头	120
躲在夜里的东西	50	前景堪虞	130
落单	52	蛇与荆棘	142
该死的掉包	56	巴斯塔	150
狮窟	64	安全了	159
胆小鬼	68	全是文字的一晚	165
继续往南	71	费诺格里欧	174
		错误的结局	182
		寒意和预感	186
		只是一个点子	192
		回家	195
		一个可以待下来，不错的老地方	198
		多嘴的皮波	202
		毛茸茸的山丘	215





又回来了	221	落单	299
山羊的女仆	226	喜鹊	305
秘密	233	巴斯塔的傲气和脏手指的	
不同的目标	240	诡计	313
在山羊的屋中	245	倒霉的爱丽诺	323
粗心大意	247	千钧一发	329
轻言细语	251	好脆弱的东西	331
惩罚叛徒	257	合适的句子	335
夜里的黑马	263	火	341
法立德	267	背叛、多话和愚蠢	348
窗台上的皮毛	272	影子	353
暗处	280	只是一个废弃的村子	361
法立德的报告	285	乡愁	367
骗过巴斯塔	290	回家	372
黑夜中被唤醒	294		

夜里的陌生人

当朵立从枕头下拿出木马和老鼠来看时，它们的眼中闪烁着月光。

时钟滴答作响，在静谧中，他似乎听到了光溜溜的小脚在地上跑过的声音，跟着是咯咯笑声和低语，还有一阵仿佛一本大书书页被翻过的声响。

——露西·波士顿《格林·诺的孩子》

那晚下着雨，低吟的细雨。许多年后，美琪只需闭上眼睛，就能听到那阵像细小的手指般敲着窗户的雨。夜里某处，有只狗吠叫着，美琪无法入睡，不时辗转反侧。

她的枕头下搁着她正在念的一本书。书册压着她的耳朵，像是想再诱她来到它印刷出来的书页中。“哦，头底下有个这样四四方方的硬东西，一定很舒服，”当她的父亲第一次在她的枕头下发现书时说，“别不承认，这书晚上会在你耳朵旁轻轻述说它的故事。”“有时候会！”美琪回答，“但只对小孩有效。”莫跟着就捏了捏她的鼻子。莫，美琪只这样称呼她的父亲。

在那个许多事情的开始，许多事情永远改变了的夜晚，美琪的枕头下搁着一本她心爱的书。落雨让她无法入睡，她坐起身，揉掉眼中的倦意，从枕头下拿出那本书。在她翻开书时，书页窸窣作响，让人期待无比。美琪发现，每本书的这第一声低语，听来都有所不同，完全要看她是否已经知道这书将对她述说的故事。但，现在先得有些光线。在她床头柜的抽屉中，她藏了一盒火柴。莫不准她晚上点蜡烛，他不喜欢火。“火会吞食书册。”他老这样说。但她毕竟十二岁了，会小心火烛的。美琪喜欢

在烛光中阅读。她在窗台上搁了三个烛灯和三个烛台，在她正要拿亮起的火柴点燃一个黑色的烛芯时，忽然听到屋外有脚步声。她多年以后还能记得自己如何吓得吹灭了火柴，跪在被雨打湿的窗前，瞧着外头。就在这时，她看到了他。

黑暗因为雨而显得苍白，那名陌生人不过是个黑影而已，只有他的脸瞧着美琪这里，露出些光亮，头发贴在潮湿的额头上。雨水从他身上滴落，但他并不理会，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手臂抱胸，好像想这个样子取暖似的。他就这样盯着他们的屋子。

我得叫醒莫！美琪心想，但却依然坐着，心扑通扑通跳着，继续瞪着外面的夜，好像那位陌生人的纹风不动感染到她似的。突然间，他转过头，美琪觉得他直视着她。她赶紧溜下床，光着脚跑到外面阴暗的走廊，翻开的书落到地上。尽管已经五月末了，这栋老屋子还是冷飕飕的。

莫的房间中还亮着灯。他经常到深夜时还醒着，读着书。美琪对书的热爱承袭自他。每当她做了噩梦后躲到他那儿，往往便在莫平静的呼吸和书页的翻动下安睡。没什么比印刷纸张的窸窣声更能快速驱走梦魇了。

但屋子前的那个身影并不是梦。

莫这一晚念的书，是淡蓝色布面装帧的，美琪后来依然记得这点。记忆中竟会存留下这么多无关紧要的东西！

“莫，院子里有人！”

她的父亲抬起头，心不在焉地瞧着她，就像往常她打断他阅读的时候一样。每次，都要过上那么一会，他才会从另一个世界中，从文字的迷宫中回来。

“那里有人？你确定？”

“是的，他盯着我们的房子看。”

莫搁下书。“你睡前念了什么？《化身博士》？”

美琪皱起眉头。“别这样，莫！过来看看。”

他不相信，但还是跟着。美琪焦急地拉着他，害他的脚趾头在走廊

上踢到了一堆书。不然还会是什么？他们的屋子中到处堆放着书，不只像其他人那样搁在书架上。不，在他们这儿，书堆在桌子下、椅子上、房屋角落里。厨房里、厕所里、电视机上和衣柜中都有书，一小堆书，堆得高高的书，厚的、薄的、旧的、新的……书。它们敞开的书页在早餐桌上邀着美琪，在灰暗的日子中打发掉了无聊——而有时候，她会被它们绊倒。

“他就站在那里！”当美琪拉着莫到她房间时，小声说着。

“他的脸毛茸茸的吗？那说不定是个狼人。”

“别说了！”虽然他的玩笑驱走了她的惧意，美琪还是不苟言笑地看着他，自己几乎都已不相信雨中的那个身影了……直到她再次跪在窗前。“在那儿！你看见了吗？”她小声说。

莫瞧着外面依然不停落下的雨滴，一声不吭。

“你不是保证不会有窃贼到我们家来的，因为这里没东西可偷？”美琪小声说。

“那不是窃贼。”莫回答，但他退离开窗户时，表情十分严肃，让美琪心跳得更加剧烈。“上床去，美琪，”他说，“他是来找我的。”

接着他已出了房间，美琪都还来不及问，那个半夜冒出来的访客，到底会是何方神圣。她不安地跟在他身后，在走廊上，她听到他松开房门链条的声音，而当她来到门口玄关时，见到父亲站在敞开的门口。

夜闯了进来，幽暗潮湿，淅沥的雨声听来更响，令人紧张。

“脏手指！”莫对着黑暗中喊道，“是你吗？”

脏手指？这是什么鬼名字？美琪想不起曾听过这个名字，但听来又挺熟悉的，像是一个模模糊糊的遥远记忆。

外头起先静谧无声，只下着低吟的雨，仿佛黑夜突然有了声音一般。但随着脚步声接近房子，站在院子中的那个男人从黑暗中现身，被雨打湿的长大衣贴着他的脚。当这个陌生人来到从房子里流泻而出的光线中时，在那短短一瞬间，美琪似乎看到他肩头一个小毛茸茸的小脑袋从他的背包中伸出来嗅闻着，跟着又匆匆躲了回去。

脏手指用袖子抹过潮湿的脸，朝莫伸出手。

“你好吗？魔法舌头，”他问道，“好久不见。”

莫握住那只伸过来的手，显得有点犹豫。“的确好久了，”他说，瞧着那位访客后面，似乎期待在他身后见到另一个身影在夜里出现，“进来，你可真是在找死，美琪说你在外头已站了好一会了。”

“美琪？哦，当然啦。”脏手指让莫拉着他进屋。他仔仔细细地打量着美琪，害她尴尬无比，都不知该看哪才好，最后只好对他回瞪回去。

“她长大了。”

“你还记得她？”

“当然。”

美琪注意到，莫把门锁了两次。

“她现在多大了？”脏手指对着她微笑。那个微笑极为怪异，美琪说不上来那是嘲弄、倨傲，抑或只是害羞而已。她没对他回以微笑。

“十二岁。”莫回答。

“十二岁？老天。”脏手指抹掉了额头上湿淋淋的头发。他的头发几乎长及肩膀，美琪弄不清当那头头发干了后，会是什么颜色；薄嘴唇周围的短须略呈红色，像那只美琪时而在门口喂上一小碟牛奶的流浪猫的毛色一般，脸颊上也冒出些零星的胡须，像年轻人第一次冒出的胡子一样，无法藏住那三道让脏手指的脸看来像是不知何时碎裂，又被拼缀起来的长长苍白疤痕。

“十二岁，”他重复道，“没错，当时她……三岁，是不是？”

莫点了点头。“来，我找些衣服给你穿。”他拉着客人，极不耐烦，像是突然急着在美琪面前把他藏起来似的。“你，”他回过头对她说，“你去睡觉，美琪。”跟着二话不说，他关上了作坊的门。

美琪站在那儿，冰冷的脚互相搓着。你去睡觉。有时到夜深时，莫会把她抛到床上，像抛一袋坚果一样。有时晚餐后，他会追着她满屋子跑，直到她笑得喘不过气，逃到自己的房间。而有时，他疲倦无比，瘫在沙发上，在她睡前，她会帮他煮上咖啡。但他从未像刚才那样吩咐她上床过。

一种掺杂恐惧的感觉在她心中扩散开来：因为这个名字怪异，却又听来熟稔的陌生人，某些令人不安的东西钻进了她的生活中。她真希望——强烈到她自己都吓一跳的程度——她没去找莫，而让这个脏手指待在屋外，直到雨水把他冲走。

当作坊的门再打开时，她吓了一跳。

“你还站在这里！”莫说，“上床去，美琪，快点。”他鼻子上出现那个只在他真正担心时才会出现的小皱纹，越过她瞧着，思绪似乎不知飘到哪里去了。美琪心中的那种感觉不断增长，并张开了黑色的翅膀。

“叫他离开，莫！”她在莫推着她到房间时说道，“拜托！叫他离开，我受不了他。”

莫靠在她房间敞开的门上：“你早上起来时，他就走了，我保证。”

“你保证？不勾手指？”美琪死死盯着他的眼睛。莫一说谎，她总能看得出来，就算他想尽办法要掩饰。

“不勾手指。”他说，两手高举，以资证明。

跟着，他关上门，虽然知道她不喜欢这样。美琪把耳朵贴在门上偷听着，听到餐具乒乓撞击的声音。呀，那个狐狸胡子还有杯热茶暖暖身子。我希望他会得肺炎，美琪心想，但不用像女英语老师的母亲那样立刻死去。美琪听到厨房里的水壶哗哗作响，听到莫端着一托盘叮叮当当的餐具回到作坊。

小心起见，在他拉上门后，就算不好受，她还是又等了几秒钟，才跟着又溜到走廊上。

莫的作坊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一块细长的铁片。上面的字，美琪记得清清楚楚，她五岁时，就练习读那些老式的花体字：

有些书必须品尝，

有些书可以囫圇吞下，

只有少数的书要细嚼慢咽

好好消化。

当时，在她还必须爬上一个箱子来解读这个牌子时，她以为细嚼慢咽是从字面上来说的，便十分厌恶地想着：为什么莫要把一名亵读书籍之徒的话挂在他门上。

这期间，她明白了话中的含意。但今天，在这一晚，她对这书写出来的文字不感兴趣，只想听明白门后那两个男人在喃喃低声聊着的话语，几乎无法理解的话语。

“别低估他！”她听到脏手指说。他的声音和莫的大不相同，没有任何人的声音像她父亲那样。莫可以用他的声音在光秃秃的空气中画出图像。

“他会不择手段来得到它的！”又是脏手指在说，“相信我，不择手段就是不择手段。”

“我绝不会交给他的。”是莫在说话。

“但他会用尽方法来得到它的！我再对你说一次：他们发现你的踪迹了。”

“这又不是第一次了，到现在为止，我都能摆脱他们。”

“是吗？你想，这还能撑多久呢？你的女儿怎么办？难道你想告诉我，她喜欢不停搬来搬去？相信我，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门后变得静谧非常，美琪几乎不敢呼吸，就怕那两个男人会听见。

接着她的父亲又说话了，但迟疑不定，仿佛他的舌头重得说不出话来。“那照你看……我该怎么做？”

“跟我来，我带你去他们那儿！”一个杯子叮当作响，勺子敲着瓷杯。在静谧中，小小的声音也变得响亮。“你知道，山羊很看重你的才能，如果你亲自带给他，他一定会高兴的！那个他找来替代你的家伙，简直笨手笨脚。”

山羊，又一个奇怪的名字。脏手指吐出这个名字，像是会咬断自己的舌头似的。美琪动了动冰冷的脚趾，寒意令她难当，她听不太懂这两个男人在说什么，但仍试着记下每个字眼。

作坊中又静下来了。

“我不知道……”莫终于说道，声音听来无比疲累，让美琪的心紧抽起来。“我必须考虑一下。你估计他的手下什么时候会到这里来？”

“快了！”

这个字眼像石头一般落入静谧之中。

“快了，”莫重复着，“那好吧，我明天会决定。你有地方睡觉吗？”

“哦，哪儿都行，”脏手指回答，“虽然对我来说，一切都太快，但我这阵子已经很能适应了。”他的笑声听来并不愉快。“但我很想知道你会如何决定，如果我明天再过来，你看怎样？大约中午左右？”

“没问题，我一点半要接美琪放学，你在那以后来。”

美琪听到一张椅子被推开的声音，赶紧溜回她的房间。当作坊的门打开时，她正好关上自己的门。她躺在床上，被子拉到下巴，仔细听着她父亲和脏手指道别。“那就再次谢谢你的警告！”她听到他说，接着脏手指的脚步声远离，既慢吞吞，又拖泥带水，像是不愿离开，像是还没说完他想说的话。

但他还是走了，只剩下雨依然拿着潮湿的手指敲着美琪的窗户。

在莫打开她的房门时，她赶紧闭上眼睛，试着舒缓地呼吸，就像什么都不知道那般沉睡时的样子。

但莫并不笨，有时甚至异常聪明。“美琪，伸出一只脚来。”他说。

她不愿意地从被子下伸出依然冰冷的脚趾，搁在莫温暖的手中。

“我就知道，”他说，“你在偷听，难道你就不能听一次我的话？”他叹了口气，把她的脚推回暖烘烘的被子中，跟着坐到床上，双手抹着疲倦的脸，瞧着窗外。他的头发像鼯鼠的皮毛一般乌黑，而美琪的头发和她母亲一般金黄。她对母亲的记忆，就只是几张褪色的照片。“别不高兴你像她，而不像我，”莫老这样说，“我的脑袋长在一个女孩子的脖子上，可一点都不好。”但美琪宁可更像他，那是她最喜欢的一张脸了。

“反正我根本听不懂你们说的。”她喃喃说道。

“那好。”

莫瞪着窗外，好像脏手指依然站在院子中。跟着他起身，走向门口。

“试着再睡一会。”他说。

但美琪不想再睡。“脏手指！这到底是什么名字？”她说，“还有他为什么叫你魔法舌头？”

莫没回答。

“还有那个在找你的人……我听到脏手指说……山羊，那是谁呢？”

“不是你该认识的人。”父亲没转身，“我想，你最好什么都不懂。明天见，美琪。”

这回他让门开着，走廊上的光线洒在她床上，和窗户中渗进来的黑夜混杂在一起，美琪躺着，等着黑暗终于消失，并带走那种灾祸临头的感觉。

好久以后，她才明白这场灾祸不是在今晚诞生的，它只是又再偷溜了回来。

秘密

“但这些没有故事书的孩子该怎么办？”纳法达问。

雷卜·柴布隆回答：“他们只能安于现状，故事书毕竟不是面包，没有也可以活下去。”

“没有它们，我可活不下去。”纳法达表示。

——以撒·辛格《说书人纳法达和他的马儿苏斯》

美琪从睡梦中醒来时，天刚刚破晓。田野间的夜逐渐退去，仿佛雨水把夜衣的滚边洗白了。闹钟快到五点，美琪想侧过身继续睡时，突然察觉到有人在房间里。她吃惊坐起，见到莫站在她打开的衣柜前。

“早安！”他说，同时把她心爱的毛衣搁进一口箱子中，“对不起，我知道还很早，但我们必须出门旅行了。早餐喝可可怎么样？”

美琪睡眼惺忪地点着头，外头鸟声啁啾，似乎它们早醒了好几个钟头一样。

莫又把她的两条裤子丢进箱子中，合上，提着走到门口。“穿暖一点的衣服，”他说，“外面冷飕飕的。”

“我们要出门去哪？”美琪问，但他已经消失。她瞧了一眼外头，恍恍惚惚的，几乎以为会在那里看到脏手指似的，但院子中只有一只乌鸦在被雨打湿的石头上蹦跳着。美琪套上裤子，摇摇晃晃来到厨房。走廊上搁着两只箱子、一个旅行背包和莫的工具箱。

她父亲坐在餐桌旁，抹着面包，这是带在路上吃的。她到厨房时，父亲抬头看了一下，对她微笑，但美琪看出他在担心。

“我们不能出门，莫！”她说，“我一个星期后才放假！”

“那又怎样？又不是你第一次上学，我因为工作必须离开。”

他说得没错，这甚至还常常发生：每当某家旧书店、某个藏书家或某间图书馆需要书籍装帧师傅，莫便受托为一些价值不菲的旧书去霉除污，或重新装帧。美琪认为“书籍装帧师傅”这个称谓，并不能贴切说明莫的工作，因此她在几年前为他的作坊做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书医，莫提玛·弗夏特”。而这位书医出诊时，也一直带着他的女儿。过去以来一直如此，未来也会如此，不管美琪的老师们说什么。

“用水痘这个借口怎么样？我是不是已经用过了？”

“上次用过了，当时我们去那个有《圣经》的讨人厌的家伙那里。”美琪打量着莫的脸，“莫，我们离开是不是因为……昨天晚上？”

有一会儿，她以为他会对她讲述该讲述的一切，但他只摇了摇头。“胡说，才不是！”他说，把涂好的面包搁到一个塑料袋中。“你母亲有个姑妈，爱丽诺姑妈，你很小的时候，我们到过她那里，她早就想要我去帮她修书。她住在意大利北部的一座湖边，我老忘记是哪一座，但那里非常漂亮，离这里最多六七个小时的车程。”他说话时，并没看着她。

为什么一定要现在呢？美琪想问，但并没开口，也没问他是不是忘了下午的约会。她太怕那个答案，怕莫又再骗她。

“她是不是和其他人一样怪？”她只这样问。莫曾带着她拜访过一些亲戚，他的家族和美琪母亲的家族一样，都很庞大，在美琪看来，那些亲戚差不多散布在大半个欧洲。

莫微笑着。“她是有点怪，但你会和她处得来的。她真的有很棒的书。”

“那我们要离开多久？”

“会有点久。”

美琪喝了口可可，热得烫到嘴唇，害她赶紧拿把冰凉的刀压在嘴上。

莫推回椅子。“我还得到作坊中收拾一些东西。”他说，“但不会太久。你一定累得要死，但你待会可以在巴士里睡。”

美琪只点着头，看着厨房窗外。早晨灰蒙蒙的，雾飘散着，绵延到邻近山丘的田野上，美琪觉得夜的阴影似乎躲在树丛之中。